

香港 梁羽生武侠专辑

瀚海雄风



武侠情义小说大师
惊人手笔首次结集大陆出版

瀚海雄风

中

梁羽生著

梁羽生
印

《梁羽生系列》作品集

- | | | |
|----------|---------|---------|
| ① 龙虎斗京华 | ② 飞凤潜龙 | ③ 还剑奇情录 |
| ④ 草莽龙蛇传 | ⑤ 冰魄寒光剑 | ⑥ 塞外奇侠传 |
| ⑦ 白发魔女传 | ⑧ 七剑下天山 | ⑨ 江湖三女侠 |
| ⑩ 萍踪侠影录 | ⑪ 散花女侠 | ⑫ 联剑风云录 |
| ⑬ 冰川天女传 | ⑭ 云海玉弓缘 | ⑮ 侠骨丹心 |
| ⑯ 风雷震九州 | ⑰ 冰河洗剑录 | ⑱ 女帝奇英传 |
| ⑲ 大唐游侠传 | ⑳ 龙凤宝钗缘 | ㉑ 慧剑心魔 |
| ㉒ 狂侠天娇魔女 | ㉓ 鸣镝风云录 | ㉔ 广陵剑 |
| ㉕ 风云雷电 | ㉖ 瀚海雄风 | ㉗ 游剑江湖 |
| ㉘ 牧野流星 | ㉙ 弹指惊雷 | ㉚ 绝塞传烽录 |
| ㉛ 剑网尘丝 | ㉜ 幻剑灵旗 | |

瀚 海 雄 风 (中) 梁羽生著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通县向阳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9 印张 727,0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 - 5,000 册

平装本定价 33.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瀚海雄风

中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奸相求和传圣旨
群豪聚会定雄盟 | (235) |
| 第二十二回 | 铁掌争雄嗟老将
飞刀巧掷折强人 | (248) |
| 第二十三回 | 双雄经剑惊心魄
少侠伤情动杀机 | (259) |
| 第二十四回 | 席上群英同祝贺
场边一女独怆然 | (273) |
| 第二十五回 | 揭开迷雾明真相
始识冰心属故人 | (282) |
| 第二十六回 | 鱼跃鸢飞寻故侣
龙潜豹隐有玄机 | (296) |
| 第二十七回 | 人间魍魉知何限
心底波涛或更深 | (306) |
| 第二十八回 | 各自有情成眷属
未知何处觅群钗 | (319) |
| 第二十九回 | 比翼凌空悲锻羽
连枝入地感同怜 | (329) |

第三十回	公主逃婚情怅怅 萧郎避面意茫茫	(342)
第三十一回	太息容颜非往日 只须心地胜从前	(353)
第三十二回	严亲不谅心茹苦 爱侣轻离意自伤	(364)
第三十三回	妒火攻心挥利剑 情场失意走他乡	(379)
第三十四回	鸳侣分飞悲丧志 恩师训海醒痴迷	(392)
第三十五回	陌路相逢挑恶斗 同门会合振雄风	(405)
第三十六回	破帽遮颜寻旧侣 华堂结彩闹新娘	(414)
第三十七回	惊悉阴谋寻旧侣 究明真相悔前非	(427)
第三十八回	道人赠药求宽恕 侠士挥刀忍忤情	(438)
第三十九回	巧计乔装探虎穴 神功显露慑渠魁	(448)
第四十回	不听良言施辣手 喜逢好友斗群凶	(459)

第二十一回

奸相求和传圣旨 群豪聚会定雄盟

屠凤义正辞严，群雄耸动容，都说：“不错，是非不可不辩，大节定须无亏，蒙古鞑子入侵中原，咱们岂可不同心抗敌？”

屠龙挥臂叫道：“各位请稍微冷静，再思三思！莫因一时激愤，误了国家百年大计！”

董开山道：“好吧，那我们就听一听屠少寨主的高见！”

屠龙道：“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史大人，请起！”

与屠龙同来的那个陌生人站了起来，群雄听说他是什么“史大人”，都是不禁愕然。董开山道：“咱们开的是绿林大会，这位史大人——

屠龙道：“这位史大人是从临安来的，他的叔父是大宋的当朝宰相史弥远。史相国力图恢复中原，驱除金虏，故此派了他的侄儿作联络使，咱们似乎不该拒绝吧？”

众人这才知道此人是南宋派来的使者，并非金国的官儿。中原沦陷，百有余年，大家都是盼望故国旌旗，听说他是朝廷使者，人人兴奋莫名，好似盼到了“亲”一样。只有李思南和孟明霞二人比较冷静，起了疑心。

孟明霞是认江南来的，她的父亲孟少刚乃是江湖武林的领袖人物，消息最为灵通。孟明霞曾听得父亲说过，南宋宰相史弥远卖官鬻爵，贪黷专权，好大喜功，见识浅陋。虽然尚不至如秦桧之通番卖国，也是一个民怨沸腾地奸相。

孟少刚就是因为知道史弥远主张联蒙古以灭金，这才到蒙古打了一转，探听虚实的。李思南那次在戈壁与孟少刚父女相遇，也曾听得孟少刚主说过这件事情。

故此李孟二人都不禁大起猜疑：“史弥远派来的使者，只怕没有什么好事！”

各家寨主只知道史弥远是南宋的宰相，对他的底细却并不清楚，因此大家都道：“难得朝廷的使者到来，咱们的绿林大会正好请史大人宣示朝廷的意旨。”不过也有几个人在哄闹之中，窃窃私议：“不知他的身份是真是假？”

那位“史大人”取出一卷文书，说道：“这是小官奉委的文书，请各位过

目。”上面盖有“枢密府”的关防。(枢密府是南宋最高的军事机构,当时由宰相兼任正枢密使。)有几位寨主到过江南,见过枢密府的布告,认得关防不假,于是大家再无异议,便请这位“史大人”列席这次的绿林大会。从文书中,大家也才知道了这位“史大人”名叫史公望。

这么一来,登时成了喧宾夺主的形势,屠凤反而被冷落一旁了。

屠龙得意洋洋的高声说道:“请史大人宣示朝廷意旨。”

史公望缓缓说道:“朝廷的意旨是联蒙古以灭金。只待蒙古的大军一入中原,朝廷便即出兵渡江,与蒙古南北夹攻金虏!”

各家寨主之中,也并非没有见识的人,董开山首先站了起来,说道:“蒙古乃是虎狼之国,与蒙古联盟,是否便可以还我河山,此事只怕,只怕会有后患!”

史公望道:“诸位不必过虑,朝廷当然是深思熟虑,方才决定与蒙古联盟的。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秘密,成吉思汗的使者曾到过临安,与家叔订商了密约。约定灭金之后,宋国被金所侵的疆土尽数归还,蒙古只要金国原有的属土以及西夏。另外,蒙古的军饷则由宋国负担。

“如此订约,看来虽然是蒙古稍占便宜,但我们大宋也并不吃亏。甚至还可以说是我们大大占了便宜。”

“各位须当知道,朝廷‘南渡’之后,何以一百余年,空有复国之心,终于难成事实?那都是因为敌强我弱的缘故!只凭宋国之力。自保尚嫌不足,驱敌更谈不上。如今天赐良机,蒙古崛起,兵力之强,天下无匹。蒙古愿意与宋联盟,条件又并不苛刻。各位想想,这还不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吗?”

“因此朝廷的意旨:希望河北的义军切勿与蒙古为敌,破坏蒙宋的联盟!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各位还当尽力协助,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应在所不计,但求打败金贼,复我旧疆,便是朝廷所望了!”

会中除了屠凤邀请的十八家寨主之外,还有淳于周带来的一帮人。十八家寨主也并非与屠凤齐心的,其中五个便是较为倾向淳于周的人,而剩下的十三家寨主之中,有真知灼见的也不过有限几人。因此在听了“朝廷使者”史公望的这番说话之后,绝大多数都感到惶惑,虽然对于史公望所说的必须与蒙古化敌为友一事,心中觉得很不舒服,但也觉得他说的未尝没有道理。尤其因为这是“朝廷的意旨”,这顶大帽子一压下来,本来是有异议的人也都不敢说话了。

李思南见大家噤若寒蝉,局面十分不妙,不禁胸中热积压沸腾,不顾一切的便站了起来,朗声说道:“我是刚从蒙古回来的,据我所知,成吉思

汗野心决非只要灭金，灭金之后，还要吞宋。因此我认炎朝廷的这项政策决不可行！”

淳于周“哼”了一声，说道：“朝廷的意旨，你也敢违背么？哼，你这小子有多大见识，难道就能胜于庙堂的衮衮诸公？”

屠龙冷冷说道：“成吉思汗何以会对你说这些话？”

李思南道：“这是他对部下诸将的训话，我适逢其会，恰恰听到。”当下将那日在背背山上的遭遇，一一说了出来。

屠龙道：“照你这么说法，你那日在狩猎中曾经勇杀犀牛，救了在吉思汗的女儿一命。那么成吉思汗是应该很感激你了，他如何还肯放你回来？”

李思南坦然说道：“不错，他曾经要封我做‘金帐武士’，我不甘为他所用，第三天就冒险逃出了和林。”

屠龙冷笑道：“你编故事的本事倒很不错，可惜未免有点荒唐！”

李思南道：“各位请稍待片刻，我拿一样东西给各位看看。”

李思南进入后堂，孟明霞便即站了起来，接下去说道：“我和爹爹曾周游蒙古各地，半年有多。所见所闻，蒙古确实是在作吞金灭宋的准备。”当下将蒙古如何在库伦池、葛腾湖等地训练水师；以及如何招募汉人为他所等等情况，详细道出。众家寨主都信得过以孟大侠父女的身份，决不会编造谎言，听了这些“敌情报道”，不禁面面相觑。

李思南拿了一副弓箭出来，说道：“这是成吉思汗自用的铁胎弓，他因为我救了他女儿的性命，送给我的。各位请看，这副弓箭似乎不是中原的巧手匠人所能铸造的吧？”

成吉思汗的铁胎弓是用阿尔泰山所产的精铁铸造，比同样一把的普通铁胎弓沉重的得多。当时蒙古已从波斯输入一种先进的炼铁技术，能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把沉重的铁胎弓可以拉得弓如满月，这种炼铁的技术，当时即使是中原的巧手匠人也还不能做到。

众家寨主听了孟明霞的“敌情报道”，又看了这副弓箭，不由得对李思南的说话信了个七八分。

屠龙强辩道：“即使这副铁胎弓理蒙古匠人所造，也未必就是成吉思汗自用之物。又即使是志吉思汗自用的，也未能就证明了成吉思汗确实说过了要‘吞金灭宋’的言语！”

董开山道：“蒙古崛起之后，灭国无数，以它的兵力，单独灭金，绰绰有余，何必和大宋联盟，那还不是为了消耗大宋的力？依我之见，对‘吞金灭宋’这个说法，咱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淳于周道：“朝廷已有决策，你们妄自猜疑，难道要违背朝廷的意旨么？”

董开山忍不住气，大声说道：“朝廷有朝廷的意旨，绿林有绿林的规矩，咱们又不是吃朝廷的俸禄，何须一定遵守朝廷的意旨？”

李思南接着说道：“董寨主说得不错，绿林的兄弟既然要组成义军，那就得为老百姓着想。朝廷的意旨，对老百姓有利的咱们遵从，有害的咱们为何不能违背？蒙古鞑子侵入中原，占的是汉人的地方，杀的是中华的儿子，难道咱们反而还能帮助它呢？”

史公望面色铁青，叫道：“反了，反了！”

跳虎涧的寨主邓飞哈哈大笑：“当然是反了，不反，我又何必上山做强盗？我不懂什么大道理，谁欺压我们这些小百姓我就反谁，金虏要反，蒙古鞑子要反，你宋金的官儿若然恃着官家的势力压我，我也要反！”

淳于周涨红了脸，说道：“只凭咱们这帮乌合之众，就能够驱除金虏，兼且抵御蒙古鞑子的入侵吗？无论如何，大宋总是咱们的邦国，大宋的国君总是咱们的皇上，我主张遵奉朝廷章旨。”

屠龙说道：“不错，两害相权取其轻，联合蒙古，驱除了金虏再说！”

李思南道：“谁说咱们是乌合之众？谁说咱们的力量单薄？咱们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只要咱们真的是为国为民，老百姓也就会帮咱们！蒙古鞑子和女真鞑子加起来，也没有咱们欢人的老百姓多！”

双方针锋相对，吵闹起来，两边都有附和的人，聚义厅中争论纷纷，乱成一片。北芒山的老寨主吴恒说：“这样的吵闹也吵不出个结果，俗语说蛇无头而不行，依我之见，新盟主是一定要推选出来的。不过，做了主也并非就可以独断独行，大事还是应该众人商议。争持不下之时，那才由盟主仲裁。”众口一辞，大家对应该推行新盟主一事都无异议。跳虎涧的邓飞便道：“故盟主屠百城是以琅琊山的寨主身份当选的，琅琊山是绿林中最大的一个‘山头’，琅琊山如今是奉屠凤姑娘作寨主，我以为就这样顺理成章，由屠姑娘继承盟主之位，最为适当！”

淳于周冷笑道：“屠百城还有一位公子在这里呢！若说要‘继承’的话，那就应该是屠龙继承才对！”

屠龙朗声说道：“淳于寨主德高望重，先父在生之日，对淳于寨主也是极为佩服的。盟主之位，淳于寨主不坐谁人敢坐？”

淳于周假惺惺掀须笑道：“我推选屠世兄，屠世兄怎的把这个担子搁到我的肩头来啦？这个叫老朽如何担当得起？”

屠龙道：“我是心悦诚服的拥戴淳于前辈，淳于前辈做了盟主，我只求

抛鞭随镫，于愿已足。”

淳于周那帮人欢呼道：“姜是老的辣，盟主之位，是应该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人出来担当才对。难得屠少寨主如此谦退，淳于前辈，你就勉为其难吧！”

宋铁轮冷笑道：“小子好不要脸，老寨主死无对证，他不胡说八道。”“哼，什么德高望重，老奸巨滑倒是真的。”

淳于周在手下的欢呼声中装作听不见宋铁轮的说话，说道：“我年老怕烦，实是不想做这盟主，但各位如此热心，我也不好太过事负各位的美意，只好勉为其难了！”

宋铁轮大声道：“盟主还没有推定呢，这‘勉为其难’四字，淳于寨主，你未免说得太早了！”

屠龙怒道：“我做哥哥的都甘愿退让了，屠风这小丫头也配和淳于前辈争夺盟主么？”

宋铁轮道：“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生百岁。你退让是你的事，我们却是拥护屠风姑娘。”屠风站了起来，说道：“各位请别争吵，听我一言！”

屠风道：“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是如何抵御蒙古鞑子……”

屠龙又插口道：“这是谁人定下的的大计，你还未曾做盟主呢！”

屠风不理他，继续说下去：“依我之见，咱们推选出来的应该称为义军的盟主更为适当，这样可容纳绿林以外的人物。各家寨主就是各路义军的首领。但做盟主的人，却不一定要是绿林的寨主。”

董开山首先表示赞同，各家寨主听了屠风说得有理，也都纷纷表示同意。

屠龙冷笑道：“什么名义我不管，总之你是不配当这盟主。”

屠风道：“你这话倒是说得一点不错，我的确不配当这盟主。当务之急既是要抵御蒙古鞑子，这位盟主就不仅是要武功好，而且是要通晓兵法才行。我心目中有一位最适当的人物，各位想必会同意的！”屠龙道：“是谁？”屠风应声说道：“就是最近才从蒙古回来的李少侠李思南？”李思南大吃一惊，连忙说道：“这怎么可以？我是新来乍到，与各处山寨无渊源。”

屠风继续说道：“一来李公子是将门之后，精通兵法；二来他是少林派谷大侠谷平阳的高徒，出身名门正派，做了盟主，有利于号召绿林之外的江湖豪杰，三来他新从蒙古回来，熟识敌情，咱们要对抗强敌，必须知己知彼。他一身兼备这三个条件，依我看来，盟主的人选，是没有谁比他更适当的了。”

屠风原来邀请的十八家寨主之中，约有一半是早经屠风疏通了的，另

一小半，听她说得有理，也纷纷表示赞同。

原先推举屠风作盟主的跳虎洞寨主大声说道：“不错，咱位推选的是义军盟主，不是绿林盟主，与绿林从无渊源，这又有什么关系？屠姑娘荐贤自代，邓某深表敬佩。邓某愿意放弃前议。改推李少侠作义军盟主！”

李思南还要推辞，孟明霞说道：“你忘了家国之恨么？你要想报仇雪恨，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何况这并不是单单是你一个人报仇的问题，大家属望于你，你岂能畏难推诿！”

李思南见孟明霞以大义相责，只好不再作声。

屠龙叫道：“虽然推选是义军盟主，不一定要绿林中人，但也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才成！”

宋铁轮冷笑道：“私通蒙古鞑子还谈得上什么德高望重！”一句话讽刺了两个人，淳于周与屠龙不禁变了面色。

屠龙怒道：“与蒙古联盟，这是朝廷的意旨，目前大会也还没有公议，你凭什么就说私通蒙古是个罪名？”屠龙因为无辞可对，只好兜个圈子，又回到最初的争论。

董开山道：“不错，当务之急是应该先把盟主推选出来，好决定咱们绿林的大计！”

此时由于屠龙屠风均已放弃，盟主的人选只剩下了淳于周李思南二人，屠风这边的拥护李思南，与淳于周那帮人争执不下。

绿林前辈吴恒说道：“按照绿林规矩，盟主之位有所争执，应凭武功决定！”

石璞道：“屠姑娘刚才说过，抵御鞑子，武功并不是最重要的。”

淳于周的副寨主胡劲节冷笑：“你就只知道你的屠姑娘，屠风说的就是金科玉律吗？”

吴恒淡淡说道：“我记得令尊当年也因他在绿大会之中，无人可与他抗手，这才被推为盟主的。”

原来吴恒早已得了淳于周许下他的好处，是以口口声声以绿林传统为重，表面看来似是公平，其实却是暗中偏袒了淳于周。

吴恒此言一出，淳于周这帮人都拍掌叫道：“不错，不错，到底是吴老前辈处事公允。做盟主嘛，当然是应该本领高强才行。胜者为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要知淳于周乃是和屠百城齐名的绿林高手，屠百城去世之后，武林中武功最强的就要数到他了。若凭武功定夺，他自是稳操胜算。

屠风这边的人明知吴恒是在暗中偏袒淳于周，但既然争执不下，也只好照他的办法。

董开山道：“据我所知，以武功定夺盟主，乃是由双方各自选出好手比半，斗到了最后，有一方无力再战，甘愿认输，就由胜方推选的盟主继任。不知是否这样？”

吴恒道：“不错。但盟主候选人至少要打一场。连胜可以连打，但在连胜两场之后，可以有权休息，待到明天再打。”

屠风这边人数较多，平均来说，武功也比对方较强。但淳于周的武功，却又高出众人之上，因此吴恒补充的两点，都是有利于淳于周的。他得胜之后可以连续打下去，又可以有权休息，不怕受车轮战拖垮。

董开山皱起眉头，心想：“如此打法，岂不是要让淳于周逞威风？”但一时却又找不到借口与吴恒争辩。

孟明霞笑道：“绿林的旧规矩既是如此，就让他们占点便宜吧，不必斤斤计较了。”董开山听她这样说法，似乎对取胜颇有把握，心中疑惑不定。当下也就不再言语。

淳于周自高身份，当然不愿第一个下场，在他这帮人中，有两个武功很强的高手，一个是黑石岗的大寨主柳洞天，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精妙绝伦；一个是辽东的独脚大盗崔镇山，一身外家功夫已练到铜皮铁骨刀枪不入的境界。淳于周日注柳催二人，示意要他们下场，不料柳洞天扭转头，避开他的目光。崔镇山更妙，他眼观鼻鼻观心，端坐不动，竟然装作不懂淳于周的意思。

淳于周心中有气，“哼”的一声，说道：“劲节，你打第一场吧。”胡劲节是他的副寨主，当然只有遵命。

胡劲节提着厚背所山刀，大踏步走入演武场，说道：“李公子，我不自量力，请教你少林剑法。”

胡劲节是和淳于周同一辈的成名人物，屠风这边的十三家寨主自问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一上来就向李思南挑战，众人无不惊心。

董开山道：“李公子的少林剑法不忙施展，胡大哥，咱们是老朋友了。老朋友先切磋切磋吧！”

董开山正要替李思南下场，急见人影一晃，孟明霞后发先至，到了场心。

孟明霞道：“董伯伯，请让侄女先接一场，侄女久闻胡老前辈的金刀威名，难得这机会领教。”

董开山正愁不是胡劲节的对手，哈哈笑道：“台上唱戏不如台下看戏，胡老哥的劈山刀对你家传的蹶云剑正是棋逢敌手，我这老头子也想开开眼界，这一场就让给你吧。”

胡劲节暗暗吃惊，他倒不是为了害怕孟明霞，而是怕伤了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女儿。当下横刀一立，说道：“孟女侠不必客气，我与令尊也是老相识了。咱们点到即止，谁胜谁败，不必介怀。”

屠龙在淳于周身边冷冷说道：“俗语说大树底下好遮阴，这话说得果然不错。可惜我的父亲死得早了。”此话话中有话，左右开弓，讥刺孟明霞沾父亲的光，也讥刺了胡劲节对孟少刚的怯意。

淳于周淡淡说道：“孟少刚号称江南大侠，却也未必够得上称遮阴的大树。”

胡劲节面上一红，说道：“孟女侠，请出招！”

孟明霞道：“晚辈不敢僭越，请胡老前辈先赐三招！”

屠龙道：“哈，居然要让三招，好大的口气。胡寨主的金刀，在你的眼中只是破铜烂铁了！”

孟明霞冷笑道：“你不必挑拨是非，你若是瞧不顺眼，待会儿尽可下场！”

屠龙“哼”了一声：“你们听听，还未交手，她就好像是十拿九稳，准能赢得了这一场了！”

孟明霞这话本来是针对屠龙而发的，但也有欠考虑之处，说了出来，给屠龙一加渲染，变成了对胡劲节的一种轻蔑。胡劲节是个早已成名的人物，虽然明知屠龙乃是挑拨，能不感到自尊心受了损伤。

当下胡劲节提起厚背所山刀，说道：“孟家剑法妙绝天下，孟女侠要让三招，这也不算是看小老夫！”话虽如此，其实已是动了怒气。

只见刀光疾闪，胡劲节左臂一刀，右劈一刀，所的两刀，都是恰巧从孟明霞的鬓边削过，却连她的头发也没碰着。孟明霞动也不动，气定神闲，对他这两刀竟似是视而不见。这刹那间群雄都不禁失声惊呼。

当然胡劲节这两刀并不是想所伤孟明霞的，但他这柄厚背斫山刀重达四十八斤，挥舞这样沉重的大刀要恰到好处的从孟明霞鬓边削过，而不错手伤人，这真是谈何容易？

孟明霞动也不动，当然也是看出他是虚招。这份镇定的功夫，更是惊人。

这两招虽然还不是真正交手，群雄已是深深佩服，佩服胡劲节的刀法，更佩服孟明霞的胆量。

众人喝彩声中，屠龙又在冷冷说道：“下场无父子，举手不饶人。这里可不是套交情的地方！”

胡劲节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又气又恼，要知他是以前辈的身份和孟明

震动手的，孟明霞让他三招，他不能不虚斫两刀，保持自己的身份。不料却遭到了屠龙的冷嘲，胡劲节心里想道：“屠龙的冷嘲热讽不打紧，只怕淳于周起了猜疑，以为我不肯为他出力。”

思念以此，胡劲节只好势开顾忌，一咬牙根，提起了厚背所山刀，一刀就劈下去。这一刀可就不是虚着，而是他的杀手绝招了。

一刀劈出，俨似晴天闪起了一道电光，威势极是惊人。

孟明霞赞道：“胡者前辈的侠刀果然是名不虚传！”话声未了，刀光人影之中，只见孟明霞及袂飘飘，已是掠到了三丈开外，胡劲节的刀锋连她的衣角都没沾着，群豪不禁又是大声叫好，彩声如雷！

胡劲节更是吃惊不小，心里想道：“怪不得她刚才敢于神色不变的接我两招虚招，原来她的轻功竟是如此佳妙！即使我那两刀所实的话，料想也不是所她不着！”

说时迟，那时快，孟明霞身似旋风，倏地一掠，亮剑出鞘，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刺到了胡劲节飞的左肋，微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晚辈还招了！”

胡劲节横刀了荡，看似十分简单的一个招式，内中却藏着好几个复杂的变化，将浑身遮拦得风雨不透。只听得“叮”的一声，孟明霞的剑尖在刀背上轻轻一点，腾身飞起，又退到了一丈开外。

胡劲节身扑上，刀光化作一道长虹，护着自身，不求胜，先防败，守中带攻。虽然是七分守，三分攻，但因他的刀法虚实莫测，每一招都可以攻守互易，孟明霞若是稍有不慎，就会着了他的道儿。

孟明霞自付：“他的刀法防守得如此严密，气力又比我大，可怎生破得他呢？”要知若是硬碰硬打的话，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孟明霞的青钢剑定然会给他那厚背所山刀磕飞！

孟明霞一时想不出破敌之法，只好施展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穿花蝴蝶般的与胡劲节游斗，斗了数十招，刀剑竟然没有碰过一下。但孟明霞步步后退，看来却是处在下风。

此进彼退，转瞬间已是绕场一周。胡劲节占不到半点便宜，心中也是暗暗叫苦：“她的身法比我轻灵，我所她不着，他已是立于不败之地。再绕两周，我的气力都给她耗尽了，那时岂不糟糕？”

屠龙又在冷笑道：“要比武就得见个真章，这算什么打法？”他恨不得孟明霞伤在胡劲节刀下，这一次的冷嘲热讽，却是向孟明霞而发了。

话犹未了，只见孟明霞突然凝身止步，青钢剑疾如电闪般的划了几个圆圈，一圈接着一圈，套着胡劲节的刀光，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

屠龙暗自欢喜：“这丫头果然沉不住气，中了我的激将之计。”那知心念未已，忽见淳于周皱起了眉头，低声说道：“不好！”

淳于周是想提醒胡劲节的，可是已经迟了。就在这刹那间，只见孟明霞的青钢剑矫若游龙，斜划一个圈，正划一个圈，左划一个圈，右划一个圈，圈里套圈，四个圈一划下来，蓦听得“当”的一声，胡劲节的厚背所山刀已是脱手飞出！

原来在绕场一周之后，孟明霞已是想破敌之法，她这套持剑划圈的剑法，握的是“乱环剑诀”，诀云：“接续如环，宛转如意，乱散心神，以巧降力。”胡劲节的大刀给她剑圈套着，左牵右引，气力发挥不了作用，使得越急就越发容易受敌克制。这就和用绳子缚着石头，舞到急时，就会脱手飞去一样。淳于周看出了这个道理，屠龙与胡劲节的武学造诣却是差了一筹。一个看走了眼，一个着了道儿。

孟明霞插剑入鞘，说道：“请恕晚辈得罪了。”胡劲节满面羞惭，拾起了厚背斫山刀，定到了淳于周面前，说道：“属下无能，折了寨主的锐气，无颜再在山寨立足，从今之后，决意金盆洗手，闭门封刀，请恕属下告退了。”

淳于周眉头打结，说道：“胜败兵家常事，你已尽力而为，我自是不会责怪你的。你是我的副寨主，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胡劲节黯然说道：“纵然寨主不加怪罪，我亦自觉无颜。寨主手下，多的是少年英杰，胡某老朽无能，理当退避让贤。”说罢，也不理淳于周是否准许，便即背起大刀，劲自下山。

原来胡劲节败在一个少女之手，固然是自觉无颜，但也还不至于便即求去的；他之所以和淳于周决裂，更大的原因，是不满屠龙对他的冷嘲热讽。

淳于甚为着恼，但这样的场合，却也不便把胡劲节拉回来。拉拉扯扯那将是更失面子的事，因此只好让他去了。

屠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情知他的父亲的手下，对他早已离心，琅琊山寨主之位，妹妹已经在众头目拥戴之下接任，他是无望了。假如能做淳于周的副寨主，虽然委屈一点也还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他其实是有意把胡劲节排挤掉的。

不过胡劲节临去的几句话，却是令他的面子很过不去，那几句话，谁都听得懂是向他说的：“我不行，看你的吧！”屠龙若是要挽回面子，就非下场与孟明霞比剑不可。

淳于周这帮人中，本领最高的柳洞天与崔镇山二人并无下场的意思。屠龙自忖并无取胜的把握，也自有点踌躇。但因他有言在前，若是不敢下

场与孟明震较量,这可是大失面子的事。屠龙只好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忽一个铁塔般的大汉,业已快步跑出场心,粗声说道:“孟姑娘,请你歇歇。宋寨主,我早就想和你打上一架,今日正好趁此机会,领教领教你的日月双轮有何了得?”

原来这个莽汉各叫周镇海,乃是崔镇山的师弟。他的本领远远不如师兄,性情却是极为暴躁,有一次宋铁轮因为某事与他争执,两人都是火爆的脾气,不言不合,便即挥拳相向,只因当场有人劝解,这才没有打成。

屠龙说道:“不错,孟姑娘已经打了一场,咱们不能占她的便宜。”这话当然是为他的退缩作掩饰的,孟明震猜到他的心意,冷笑着说道:“好,待你想好了如何化解我的剑法,再出场吧?”

周镇海一出场就把闷在肚皮里的话说出来,群雄中的,哈哈大笑。李思南低声和宋铁轮说道:这人倒是直性汉子,宋寨主你——”

李思南的意思是想请宋铁轮在比武之时,找个好机会与对方化敌为友,而不可认真拼命的,不料宋铁轮也是个急性子,李思南的话没有说完,他已经跑了出去,放大嗓子嚷道:“他是个直汉子,我的肚肠也不会拐弯;你瞧我不顺眼,我也瞧你不顺眼。好,咱们这就好好的打上一架吧。”

周镇海使的是藤蛇拳,这是一种软中带硬的兵器,使用这种兵器全凭腕力,腕力稍差,就使它不动,宋铁轮的日月双轮更是一种纯钢的兵器,两人这一较量,等于是铁扫帚遇上了石地堂,必定是要凭着硬功夫来决胜负,其中实是毫无可以取巧之处。

两人都没有客套话说,一照面立即就是同时出招。周镇海使的是拦腰盘打的招数,宋铁轮日轮横挡,月轮却是自上而下的直劈他的天灵盖,

淳于周哼了一声,对站在他旁边的崔镇山说道:“又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宋铁轮居然下得这样毒手!”要知道崔镇山的一身外家功夫早已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胜过师弟不知多少,淳于周恐怕他不肯为自己效力,是以出言挑拨。

崔镇山淡淡说道:“宋铁轮招数虽狠,我的师弟也不见得就是稻草人。胜败纵然难测,总没有这样容易给他打倒的。”看来他对师弟倒是颇有信心。说了这话,就挤上前头观战去,淳于周碰了个软钉子,好生没趣。

宋铁轮的月轮直劈下来,只见周镇海的藤蛇棒忽地也蛇头高昂,“当”的一声,就把轮子推开了。

两人都是心中一凛,知道遇上劲敌。周镇海荡开了月轮,棒端有如雁翅斜掠,劈扫下来,迳取对方的琵琶骨。这琵琶骨是人身要害之处,宋铁轮焉能让他劈中,一声大喝,日轮翻上,反砸周镇海的面门。这是以攻为

守的招数，周镇海不敢怠慢，急展藤蛇棒，使出了一招“斜挂单鞭”，往外一挂。宋铁轮立刻抽换招式，轮随身转，“当”的一声，把他的藤蛇棒拨开。

两人都是硬碰硬接的打法，双轮一棒俨似两团白云裹住一条张牙舞爪的苍龙，盘旋飞舞。转眼间斗了五十多招，兀是未分胜负。越斗越猛，群雄看得惊心动魄，各自替己方的人捏了把汗。淳于周却是看得暗暗皱眉，心里想道：“这样硬拼，只怕要落个两败俱伤。”要知他这一方已经输了一招，淳于周当然是希望扳回一场的。但转念一想：“两败俱伤也好，周镇海若受重伤更妙，那样就可以激得他的师兄下场了。”

屠龙坐在淳于周侧边，忽地低声说道：“这样的蛮打没什么看头，淳于前辈，我想请你指点迷津。”

淳于周道：“哦，指点什么？”

屠龙道：“孟明震的乱环剑诀很是厉害，应当如何对付？”

淳于周也正在琢磨这个问题，作下一场的准备。因为对方的孟明震最少还要打一场的，他这一方，除非是出“连环夺命剑”柳洞天，或者可有取胜的把握，其他的人，在剑法上只怕都是胜不过孟明震。他自己碍于身份，却又不便下场的侄女辈的孟明震比剑。

屠龙是他这方仅次于柳洞天的剑术高明，用屠龙来对抗孟明震，虽然未必能够取胜，却多少有点指望。是以淳于周正是巴不得屠龙来向他讨教。他想了一想，低声说道：“孟家的乱环剑诀着重的是扰乱心神，以巧降力，你首先应该力求镇定，不可为对方乱划的剑圈扰乱心神。”屠龙道：“那又怎样才可以破她呢？”

淳于周道：“乱环剑诀接连如环，宛转如意。孟明震紧守此诀，使出的剑法确是毫无破绽可寻。不过，好在她的功力未到，你可以冒险插入她的剑圈之中，以重手法震断她的手剑。”说罢，用手指暗暗的比划了几下，屠龙本来是个很聪明的人，不须淳于周多加讲解，已是心领神会。

正当屠龙向淳于周暗地里讨教的时候，场中已是到了双方全力相拼，胜负待决之时。激战中，周镇海杀得性起，不顾一切的抢进来铁轮双轮所合成的圈子之中，藤蛇棒使出了“独劈华山”的猛招，一棒当头劈下。宋铁轮双轮一合，只听得“当”的一声，如雷震耳。叮当声中，又夹着“喀嚓”一声巨响。

这刹那间，双方观战的人都是不由自己的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只见宋铁轮、周镇海各自倒跃三步。周镇海手中的藤蛇棒只剩下了短短一截，宋铁轮右手的日轮飞上半空，左手的月轮也断了几齿月牙。藤蛇棒是给双轮夹断的，但周镇海那一劈的千钧之力，宋铁轮亦是禁受不起。